

後漢書

列傳

十六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范曄後漢書十四

齊武王續傳

子北海 靜王興

齊武王續字伯升

音衍 引也

光武之長兄也性

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

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雄俊莽末盜賊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

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

年兵革並起

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群起四方潰畔



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
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
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
天之柱也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
者都統其衆也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
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
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
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

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

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黃

淳水鄭元註水經曰諸水二湖流註合爲黃

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作諱臨泚

水阻兩川閒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

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

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

陽乃徃爲說合從之勢下江從之語在王常

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

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監鄉盡獲其輜重明
且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至食時賜陳漬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
追之却迫黃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
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
積聚破釜甄鼓行而前破釜甄示必死也鼓
史記曰項羽此救趙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
渡河沈船破釜甄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

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
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

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

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

文云射泉也廣雅埠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

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

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

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

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
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
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
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
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
即其事也春陵去死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
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
曰戰勝則兵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
疲我承其敝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

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

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

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今日

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

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

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

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得司徒劉公一信願

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

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也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也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軼等也先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郭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

伯升

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
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

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

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遷梁

郡太守今宋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

王石嗣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

字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

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

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

儀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

石無負掌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

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

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

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

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帝不忍下詔

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

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宗尊為小君

諸侯之妻稱曰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輜輶有

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國，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註：公羊傳曰：如譖，其身而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亂。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是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勛，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引也。墮，毀也。其遣謁者收是及太姬璽綬，是立十七年而降爵，是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

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

人新野宰潘臨云請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

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

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

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嗚呼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古人以蜂蠶為戒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蠶

有毒而况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曾王嗣光武兄

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閭反說文

嫺雅也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

於房宗族敬焉坐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中

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

時病卒宗人樊臣公牧歛焉建武二年封黃

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

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

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興其歲誌守緱氏令為

入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

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興

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非雨降樹視事四年上疏乞骸

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在

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故徙興

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臨邑縣屬

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

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

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

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

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

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

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

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京師奉璧賀正月及使諸

國本各持節後去節通雅召而謂之曰朝廷

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

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

實睦曰吁予危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

日吁者疑怪之聲也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記續漢書云是吾幼時狂意

之行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

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

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

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

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

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

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

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

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

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

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

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

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是為頃

主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

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

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

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
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
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
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
毅並在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駒駘又自
造賦頌書論凡四篇文苑傳

趙孝王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
孝廉為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

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

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喟脯良復譙呼上言不可謹

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若乎曰

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

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

良妻及二子皆被害

續漢書曰卓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

行何足賴哉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

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

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

三年降為趙公。頌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
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况。建武三十
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
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
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
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
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小妻。小妻妻也。又白衣出
司馬門坐削平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

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度
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郡吏追逐乾。
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
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立縣
西。隨室諱忠。故改為內焉。○劉放日注削
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時
即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
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
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
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瑋嗣。建安
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
侯。

城陽恭王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臣伯

東觀記初名祉後改為祉

光武族兄

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

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

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

春陵地勢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

東觀記曰考侯任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

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

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

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謹儉好義盡推父時

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

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

益戶二百敞以有行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

崇起兵官衆康侯丹長沙定王王恭畏惡劉

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

枯縮自言縮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

也載枯縮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

日無有敞以枯縮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

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
安免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

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一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

也

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

國權，群臣莫不回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高皇帝所以分封

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

結接樹黨，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宜女為妻。承

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為嫡子，終娶宜子女習為妻。宜使嫡子姬送女入

門二十餘日會宜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

殺宜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

宗族為士，率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

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

孤卿祿。孤者，持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

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

及敞率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以故

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

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

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

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彭更始立，以社為太常

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人關封為定陶王別
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
開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
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建武二年封為
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為康
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
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
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邙十三年封
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為高

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

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本鄉

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詔零陵郡奉祠

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祭神之

也名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劉放曰案後漢志

史則出吏字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

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爵真嗣真

孝子禹嗣禹尊子嘉嗣

泗水王歙傳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

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

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

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

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縣也十年歙薨

封小子燁為堂谿侯燁字林云灼也音充善有堂谿亭燁或作燁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

日亦薨封長子柱為郎侯郎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郎音其

紀反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

城在今海州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

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為劉先職亦聚眾京密

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開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

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

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

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

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

為入護遜末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
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
浮屠尚永元中為

征西將軍浮屠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

護從兒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

取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

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成孝侯賜傳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

梧太守蒼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入吏

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音交財

產結客報更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金亭侯長醉

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

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為報怨實

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

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

劉放曰注金亭侯長蓋此亭名金侯也皆

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

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

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
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
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宋知所使賜書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
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
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
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
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
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
部之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時
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
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

為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十三年更增

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

親厚之數蒙謙私特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

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營冢堂起祠廟置

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

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

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

東坐楚事

謂楚王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

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昂嗣初信為更始

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

汝陰屬潁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

汝陰汝陰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
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
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
字翁春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開開
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
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開
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

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

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

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

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吊子遵嗣坐與諸

王交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

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

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

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

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

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

類川

縣西北

國為弋陽侯

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

也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

弟梁以俠氣聞

東觀記曰梁字季少

更始元年起兵豫

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

東觀記曰

病筋

順陽懷侯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

續漢志曰

憲字

春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

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

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

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

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

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

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

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

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

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

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

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

今成州同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

谷縣也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

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

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中山西謂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

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觀嘉且觀成

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

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

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

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廡為黃李

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

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

嗣

贊曰齊武沉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倉卒

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

侯或恩或功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十一王

師道

校正章

此下正平事李平參編古雅臨漢所撰對來
十三平桂魯剛劉對時身健嘉平歡誠黃李
為平乘太字六平錄上書江建晉劉臨京朝
因來煥南山山雲三平陸各期劉許外族
當長身安壽劉况知人平山山官事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范曄

後漢書十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
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入嚴毅居家如官

廷

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
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初事劉歆好星

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
郡國置宗師以主宗

室蓋特尊之故
曰宗卿師也

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

巫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
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

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
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

莽末百姓愁怨

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
懷之且居家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
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亦動也
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
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
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
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
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
不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

手得半車刀謂上曰一何武也
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
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
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
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
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
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
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
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欲劫前
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因

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
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
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
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
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
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
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
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
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

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
向刎首以謝大恩明割也莽然其言會前隊復

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
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
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
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
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
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
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

節還鎮荆列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

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

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

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

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

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

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

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由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

城在今鄧州懷縣西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

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群臣議大司徒侯霸等

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

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

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

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

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

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

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

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消消中之

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痛首疾鄭玄注云痛酸劑也自為宰相謝病

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

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

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

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

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

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

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

記曰黃字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觀

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安眾縣屬南陽郡

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

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土

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並受賞賜恩寵

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

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論語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

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

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

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妄之禍是也

汙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哉**也缺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

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入郢蒙穀奔入宮員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

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潛王敗出土燕人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

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

哀閒轉客潁川 **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

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

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

續漢志曰南郡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

與丹卬收散卒入萋谿萋音力劫略鍾龍關

盛弘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

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

也山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

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

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南郡有宜

秋聚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

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

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

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

從之利以利合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

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

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

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

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

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

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衰衰微無嗣故

王莽得承閒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

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

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

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

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仰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劉放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絕相類也還

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東觀命誅賞記曰

誅不從命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

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

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

更艱危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危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

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

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

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日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

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撻也言執策以從之始遇宜

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

州謂以廷尉行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

破更始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

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

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

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群臣言常以匹

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

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

曹前書曰左右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後帝

於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

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

後漢書五

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
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
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蘓茂龐萌進
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
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
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
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
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
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

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

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

三獨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

過烏氏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

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

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

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

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河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

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

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勲交趾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

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

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

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

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

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辱上稱江夏卒史晨

更名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及光武與

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

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入此天亡之時也王莽

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入都市百姓震懼也

○劉歆曰注有趨謹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往時會宛獨當應

邪光武笑不荅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

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

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

令上馬元以手搗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

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

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
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
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
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
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
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更始北都洛
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
信都晨亦開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
光武曰律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

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群

賊於冀州劉放曰案賊本以地自晨發積

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又遣委輸給軍

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

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

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

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

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

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帝大笑從

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復

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

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

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列高第中山屬冀州

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綽侯全反入奉

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

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十

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

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以殷

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衍饒也明年定封西華侯

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

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屬傳一人負吏五人驛僕射五人私府長食

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

北邙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小

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

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

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
揚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
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
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
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
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
中王劉嘉妻嘉遣入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
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
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拜

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
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

將方務關東思西列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
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
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
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必

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
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
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

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
西收颶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颶將王元
說颶多設疑故又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
行貌也音淫東觀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颶
記云狐疑不決也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
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質子恂是臣
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
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
日欲前刺颶颶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

節就車而去颶愈怒王元勸颶殺歙使牛邯
將兵圍守之颶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
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
也言名與器不可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
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
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
兵交使在其閒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
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其閒可也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
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

而陛下之外兄也

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害之無損於

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

之禍

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斃我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日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于而食析骸以

也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

之命哉歎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

說皆可案覆西列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

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歎與征虜將軍祭

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歎合二千餘

道

入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

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徑至略陽

日回中在河河今隴州河源縣也徑直斬頭守將金梁因保其城頭大驚曰何

也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畧陽甚悅左右怪

上以畧陽器呀依阻心腹乃悉兵數萬人圍

已壞則割其支體易也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歎與將士固死堅

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頭盡銳攻之自

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

上隴頭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歎

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歛妻縑千匹詔使
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歛因上書曰公孫述
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
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
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
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
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
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
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詔歛率
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
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
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
門聚名也解隗見光武紀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
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支招懷
其酋豪遂得為用及頭力亡後五谿先零諸種
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歛乃大
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
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

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

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謂

流離以就食也欵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

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欵與蓋

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

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欵未

殊馳召蓋延延見欵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欵

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

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

強起受所誡欵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

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

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

魚骨也食骨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

恐被罪肖似也不似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

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

中即將來欵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

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歛，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歛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偃城縣東南也。子襄嗣。十三年，帝嘉歛忠節，復封歛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襄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襄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

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

監羽林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冷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

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

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

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

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

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親為清河

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

恩而傾側中姦臣評奏揚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東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

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宮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泥切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被諷被音丁外反宗正劉璋將

作大匠薛皓侍中閻立弘陳光趙代施延太

中大夫朱儀儀音丑第五頡頡音下中散大

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

令秩百石持書侍御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

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城門司馬徐崇

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長樂未央廐令鄭

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廐令一人長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

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

之乃使中常侍奉詔齊群臣曰父子一體天

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

典而與群小共為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

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

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

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

歷怫然字林曰怫鬱也廷詰皓曰屬通諫何

言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大臣乘

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

墨車輾轉不定也 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

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

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

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

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

尉被諷劉瑋閻立弘等先來皆拜其子為郎

朱張張音丑 良反施廷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

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

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

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

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

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

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

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

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豪李通家富

為贍少公雖字宗卿未驗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

李守被誅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是未驗也為知命侯後

歸朝上錄其功封款款君叔斯無言玷也

為列侯故曰帝念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薇詩日豈

贊曰李將軍愛親合家外無餘財景外史李將軍

養封少孤賜以靈帝初拜為同空李將軍

李王鄧來列傳卷第五張王釐叟

校正

李王鄧來列傳卷第五張王釐叟校正

李王鄧來列傳卷第五張王釐叟校正

李王鄧來列傳卷第五張王釐叟校正

鄧寇列傳第六范曄後漢書十六

鄧禹子訓 孫騰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

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

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

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

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

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

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放日

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

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

笑因留宿閒語也私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

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勳以萬數三

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

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通音求勿反志在財幣爭

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

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

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

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

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

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即起其光武自

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

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

擊王即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

進炙魚上餐啗勞免更士威鼓甚厲衆皆竊

言劉公真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

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

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

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

薄厚不以大小史記燕秦說趙王曰堯無三

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

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

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

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

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

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

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

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

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

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

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

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韓歆為

軍帥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應字或為憲字馮愔為

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將

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

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

關將入河東其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

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

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

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

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

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匡成

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

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

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

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

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

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

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

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

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

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

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鄯使使者持節拜禹為

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

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連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孔子曰自吾有面門人日親史記曰顏

九賤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日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

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

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鄼侯食

邑萬戶敬之哉鄼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

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即將

左輔都尉公乘欵左輔即左馮翊也引其眾

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見安

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

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

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

風相攜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柱以勞來之父老童

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
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
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音魚向反後無
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
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
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
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
邑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禹所到擊破

邑

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禹所到擊破

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隄門歸附西河太
守宋青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
傳曰天子所居帝以關中未定而禹又不進兵

傳曰天子所居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又不進兵

下勅曰司徒棄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
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
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
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
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
禹禹遣使以聞帝劉放曰案文遣使以聞

禹禹遣使以聞帝

劉放曰案文遣使以聞

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
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
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
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
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
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
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
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

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
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
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
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
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
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
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劉放曰案文多
者字軍既飢餓
例皆食棗菜若書者
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
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答之非諸將憂也無

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
卒徵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
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
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
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聞遣禹
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
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食黨悉降十
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

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
今密州

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
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
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帝以禹功

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漢

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
主征伐事訖皆罷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

文明篤行淳備事每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

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

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

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
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居歲
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
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
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
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
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
屯鴈門肅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
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劉

攷曰檢和帝紀有事
字明此少一事字也

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還

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
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
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
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
子襄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爲少府
襄卒長子其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
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
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
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爲

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
皆食故國半祖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
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
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
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
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
時朝見是為隈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
祀得紹封也○劉攽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
隈事在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又臨朝政宗
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
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

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
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皆稱中大
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
詬之詬罵也音
許遘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
患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
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
實安帝徵
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
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
擇臣而任之臣

亦擇君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
君子以作事謀始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
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羸擔
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
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
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俛服以平歲褫音直
敷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敗
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
三褫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
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閒不亦君子之

政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太志不好文學

禹常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

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

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

巡從獵上林遷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

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異得火以熨背

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

復呼回廬即共更求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
都慮至羊腸倉鄠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
西北石陞紫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欲令
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白河解見明紀

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

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

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

考量隱括待隱括蒸棧然後直也拘音鉤謂

也曲者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

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

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

謀反詔訓將黎陽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

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訓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漢陽郡也

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

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東觀記

吏最貪贏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

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

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襍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其

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

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

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

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

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葉由是諸
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
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賀盟
詛鄭玄注周禮云大眾四萬餘人期冰合度
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
三千騎劉放曰案前書皆但皆勇健富彊
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
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
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

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

故字作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

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羌

大勳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

帑說文曰帑金帛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

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

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

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

得掠劫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皆言漢家常欲鬪我

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

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

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

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

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

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

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每及種人八

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

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斬首

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

小榆爾谷名也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

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

史任尚將之縫草為船置於葦上以度河葦

筏也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

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

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

二千入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
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
死東號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
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
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
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
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
不為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
雖寬中容眾而於閭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

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
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
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
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
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
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
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偃偃歎息曰此
義也偽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
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

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

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官自臨百

官大會訓五子隲東惺弘閻惺音口隲字昭

伯東觀記隲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

入隲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

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東惺弘閻皆黃門侍

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始自隲也惺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

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惺遷城門

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

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

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惺葉侯

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郟城縣南閻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

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聞關詣闕

開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可採揀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過誤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

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

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

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

憂造成也仍頻也大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

慮接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

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

並享大封猥曲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

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退自惟念

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

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

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

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

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

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頻上疏至於五六

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

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

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

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

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隲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為

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

臣賜束帛乘馬駟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

遭元二之災臣賢察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

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

斯非并今岐州石鼓銘九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荒飢死者相

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役

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被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祜

李邵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

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

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闇最少孝行

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

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

第並居家次闇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

詔喻隲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

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

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

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

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伯和

千乘人事伏牛此帝時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采

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

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

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

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

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

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

上賜王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

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以帝

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

鄉侯四年又封東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

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懼闡相繼並卒皆遺言

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懼子廣宗

為葉侯闡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

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

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于亂政化後並坐
怨望謀不軌被誅故置氏深引為誠者 檢

勅宗族闔門靜居也闔閉隲子侍中鳳嘗與尚

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

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

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鳳懼事泄先自首於

隲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

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

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

而亂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

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

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懼弘閻先從尚書

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

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無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懼

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

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隲

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

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

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

為羅侯羅侯屬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隲從

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無陽侯遵將作大匠

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閹后戚屬得留

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與

親親親身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

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男氏聖善文母

有聖智之善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

王室是賴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

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

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而橫為官人

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

也白獄不訐鞠訊問也遂令隲等懼此酷濫一

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

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入率土喪氣宜

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

謂祭廟殺牲取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

官歸田里眾庶多為隲稱枉帝意頗悟乃遣

讓列郡以逼迫廣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

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宰諸
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
訓愍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
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
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
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守
治理有聲○劉放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
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
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
德更名徵為開封令○劉放曰案已言召又
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

召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
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
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
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
曾孫番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
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
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
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
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

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入其餘侍中將大夫

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二人大夫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

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

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

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

盈極有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

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

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何則恩非已結

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

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圖謀也其人既居

也情踈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

重故後主枉其本性與之來寵方授地既害

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也先代權臣見

也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

隙開勢謝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

也謝於是讒人構悲哉隲懼兄弟委遠時柄忠

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

也樂毅忠於燕臣上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

寇恂傳

會孫榮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
 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
 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
 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
 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
 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
 之稱也君者尊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
 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

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

墮毀也

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

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
 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生亂為
 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
 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
 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
 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
 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也按卒昔王莽

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

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

非其人之可故難之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

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

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
卒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
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隸習也
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
衛之苑多竹篠也
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
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獯茂副將
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鞏温並今
臨黃河故
日鞏河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
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

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
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
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
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
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
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
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
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
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

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前書音義

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

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

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入

心，外破蘓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

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

而高祖悅。

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

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

何從其計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

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

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帝曰：「河內未可

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

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

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

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

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

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

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入於潁

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

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

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

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

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

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

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

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涓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

某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

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憚為擊缶相

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

缶秦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

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如既

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

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

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文日驂兼執金吾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汁滓酒

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猶分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索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躡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犍狡乘閒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

也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

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

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

河西道開中即將來欵承制拜峻通路將軍

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蹇於冀及

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蹇拒隴陁及蹇死

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

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

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

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

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

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

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川汧

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

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

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

三十一

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
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
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
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將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
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
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
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

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
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
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
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閹
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
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涿侯涿縣屬沛郡
涿音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
故交反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
郡縣西也恂郡縣西也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

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

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

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論語孔榮少

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

與與黨與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

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

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

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

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

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

亡命中上書曰自從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

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

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

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

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

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青蠅之人

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使黑汚黑使白喻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

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遂作飛章

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阮踐必死之地令

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

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

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

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其母猶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不

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上質正也確實也

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便奏正臣

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

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

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

膽布腹心刺史張敞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

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

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

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骨耳

背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昔文王葬枯

骨解見順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

况於人乎故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拆中處平

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誅欲使嚴

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

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觀之明拒讒

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

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淹

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

剗剗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

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負史記曰

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

負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負者賜粟五萬

石爵漢求李布無以適也李布為項羽將數

祖購求布千金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

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而陛下疾臣愈

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止則見埽滅行則

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

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

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

感於陛下而招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慙

慙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鋸則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

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臍石之

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而閭

闔九重閭闔也天陷穿步設穿阮也舉趾觸罟罟

說文曰罟兔網也罟置亦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

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

讎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

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煖

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電月令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

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

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易議獄緩死之時中

乎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

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

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苴行邪讒夫昌邪
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
邪以寧風旱以弭灾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

者不重困重猶惜也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

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

原於江南屈原憂愁燕思遂投湘沅而死沉江湖之流弔子胥之

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其行人被宰詬呵譖吳王賜屬鏹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鸛夷

浮之於江中矣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

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

也腹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

古人有言孤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經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營營老子曰載營魄猶營

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

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入沸湯

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慈

夫又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

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

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

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申

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

申生事見左氏傳也臣敢忘斯議劉攽曰案不自斃

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文議當作義

兄弟死命音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

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

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帝省

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

都勲成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

子翼守溫蕭公是埒也埒等係兵轉食以隹鴻

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鄧寇列傳第六
張泉王鯨叟校正

寬任甲子奉 命校閱一合邸中再訂禁木突月

寬丑十月日加卷二校了

卷二

稽察候朝第六

列身王

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稽察候朝第六', '列身王', and '文'.

